

西

周

史

徵

一

西周史徵

徐卓增題

西周史徵例言

推考西周年次惟四分與三統兩術然或托始于黃帝或造法于鄧平劉歆上求古歷容有未當故本書於要事繫年或采成文或取一說其他年次未敢私推

太初以前皆用四分法黃帝顓頊夏商周魯六家雖歷元歲首不同合言之則曰四分析言之則有六家漢志於六

家通稱四分

錢大昕以四分爲東漢歷名非也

東漢之三統術仍以四分推算其

法與鄧劉名同實異唐僧一行孔穎達等沿用三統之稱是宜明辨者也

西周史材以經爲主惟劉漢以還今古分家解經者自有

傳授未敢忘評然康成博通多參異義二千年來允爲大
師矧在治史當考事實黨同妒真或失本來故本書解經
不拘今古惟準情度理酌取一家之說而已

有秦以前經多古字漢人注解改用今文

如敵易爲漁元易爲祗
裁易爲災蕪易爲風等

宋

元刻經未通此例或改經從注或改注從經遂滋歧互非
復元觀後人讀之恒滋誤解本書所引經史子籍概據刻

本原文匪特古字不改今文即同音通用

如姜嫄之嫄詩經作嫄史記作
原有邵之邵史記作邵左傳作

駘
亦仍舊觀

舉證古書咸揭篇目以示審確所據或元明舊刻或近世

精槩擇優而從不須盡舉其特關指要者

如國語祭公謀父云昔我先
王世后稷俗本無世字之類

則特注之非恒例也

秦坑項火舊簡淪亡古籍再興傳自漢代或得諸博士之口或發於板築之間鈔譯輾轉難免改造六經而外均非真本惟兩漢之世去古究近容有羸增或本舊說本書志在博采爰名史徵若夫考訂古籍揭僞崇真此乃別事非本書之責也

西周史徵目次

西周史徵卷一 本紀第一 先世

西周史徵卷二 本紀第二 西伯

西周史徵卷三 本紀第三 武王

西周史徵卷四 本紀第四 成王

西周史徵卷五 本紀第五 康王

西周史徵卷六 本紀第六 昭王

西周史徵卷七 本紀第七 穆王

西周史徵卷八 本紀第八 共王

西周史徵卷九 本紀第九 懿王

西周史徵卷十 本紀第十 孝王

西周史徵卷十一 本紀第十一 夷王

西周史徵卷十二 本紀第十二 厲王

西周史徵卷十三 本紀第十三 宣王

西周史徵卷十四 本紀第十四 幽王

西周史徵卷十五 志第一 律歷

西周史徵卷十六 志第二 禮儀

西周史徵卷十七 志第三 樂章

西周史徵卷十八 志第四 疆城

西周史徵卷十九 志第五 王室

西周史徵卷二十 志第六 百官

西周史徵卷二十一 志第七 內政

西周史徵卷二十二 志第八 軍政

西周史徵卷二十三 志第九 法政

西周史徵卷二十四 志第十 財政

西周史徵卷二十五 志第十一 宗法

西周史徵卷二十六 志第十二 宮室

西周史徵卷二十七 志第十三 衣冠

西周史徵卷二十八 志第十四 旗制

西周史徵卷二十九 志第十五 車制

西周史徵卷三十 世家第一 吳太伯

西周史徵卷三十一 世家第二 齊太公

西周史徵卷三十二 世家第三 魯周公

西周史徵卷三十三 世家第四 燕召公

西周史徵卷三十四 世家第五 管蔡

西周史徵卷三十五 世家第六 陳杞

西周史徵卷三十六 世家第七 衛康叔

西周史徵卷三十七 世家第八 毛叔鄭

西周史徵卷三十八 世家第九 宋微子

西周史徵卷三十九 世家第十 晉

西周史徵卷四十 世家第十一 楚

西周史徵卷四十一 世家第十二 鄭

西周史徵卷四十二 列傳第一 太姜

西周史徵卷四十三 列傳第二 太任

西周史徵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 太姒

西周史徵卷四十五 列傳第四 姜后

西周史徵卷四十六 列傳第五 辛甲

西周史徵卷四十七 列傳第六 泰顛 閔天 散宜生 南

宮括

西周史徵卷四十八 列傳第七 癸度

西周史徵卷四十九 列傳第八 史佚

西周史徵卷五十 列傳第九 召穆公

西周史徵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 芮良夫

西周史徵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一 仲山甫

西周史徵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二 尹吉甫方叔南仲

仍叔

西周史徵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三 伯夷叔齊

西周史徵卷五十五 列傳第十四 商容

西周史徵卷五十六 列傳第十五 玁狁

西周史徵卷五十七 列傳第十六 淮夷

西周史徵卷一 本紀第一

陽原李泰纂學

先世

周之始祖后稷名棄母有邠氏女曰姜嫄出野履巨人迹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居期生子以為不祥乃棄之隘巷馬牛避而不踐徙之林中後伐林者咸薦覆之乃遷置寒冰之上飛鳥翼蔽之姜嫄以為異乃收養之以初棄之爰名

曰棄

案言后稷事者以詩大雅生民為最古生民之詩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蕃無害以赫厥

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訂厥馨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稌穞麻麥幪幪瓜瓞嗶嗶
啖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非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邠家室案從來解此詩者有三派今文三家詩皆主無父感天而生古文毛詩主有父不感天而生鄭箋則調和二說主有父

又感天而生毛謂姜嫄為帝嚳高辛之配高辛為天子以玄鳥至之日親祠于郊禘以求子姜嫄從帝嚳而見於天將事齊敏天歆饗而降福乃生后稷姜源欲患后稷生異於人之靈乃寘之隘巷而牛羊腓之又寘之平林而林間

人收取之又寅之水上而有鳥以翼覆蔽之姜嫄知有天異乃往取而育之但毛說必不可通毛以履帝武敏之帝高辛氏之帝也故主有父不感天之說然帝既弗無子生子又何棄之再三必欲其死故歐陽修詩本義駁之云姜

嫄從高辛祠於郊禱而生子則是以人道而生矣且有所禱而夫婦生子乃古今人之常事有何為異欲顯其靈而以天子之子棄之牛羊之徑及林間冰上乎此不近人情者也毛傳商頌亦言高辛次妃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高

禱而生契與姜嫄生后稷事正同其先生契也未嘗以為異其後生后稷豈特駭而異之乎此又理之不通矣是毛傳已不可信況生民之帝強解為帝嚳而魯頌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

稷則此上帝必非帝嚳蓋人未有稱上帝者而毛傳又謂上帝是依依其子孫此不得已而為之辭與詩上下文不相承也鄭箋謂當堯之時姜嫄為高辛氏之世妃履帝武敏帝上帝也此主有父又感天之說史記周本紀云姜原

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是與鄭說略同然履帝武敏帝既為上帝則就生民本文更無帝嚳可言故鄭及司馬遷說均不全取解此詩者仍以今文為當王應麟詩考輯

異義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列女傳云棄母姜嫄者郤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見巨人迹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禮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

者咸薦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為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此之謂也按傳言某之母某之女則必著其為某之妃而姜嫄傳獨闕是姜嫄為未嫁之女也未嫁而生子受人聽

聞故始棄之既迺收之後堯封稷於有郤以其為幼所長育之處稷於有郤雖為女子子之所出而實無本族詩所謂即有郤家室是也劉向所引蓋魯詩倍少孫補史記引詩傳云文王之先為后稷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為姜嫄

出見大人跡而履踐之知於身即生后稷姜嫄以為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

稽少孫事博士王式由是魯詩有褚氏之學所引詩傳乃魯詩傳索隱以史所引出詩緯詩疏引河圖云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春秋元命苞姜嫄遊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而生稷齊詩與緯候多合則亦與魯詩合是三家皆主

無父感天而生而近日黃巖王舟瑤默齋集有釋生民詩義一章尤主無父感天而生之說云生民一詩秦漢以來已多異說莫能徵定條其大致厥有三誼其以姜嫄爲高辛帝之配從帝祀郊禱求子遂有身而生后稷者毛傳之說此一誼也其以后稷爲遺腹子帝嚳崩後十月而生者馬融之說而王肅述之此二誼也其以姜嫄履大人迹遂有身而生后稷者列子史記列女傳春秋緯之說鄭君本之以箋詩舍人本之以注爾雅此三誼也但史公以姜嫄爲帝嚳之元妃鄭君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列子列女傳春秋緯皆不言姜嫄爲何人之配此又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也今案諸說之中惟毛傳持論近正似乎可從然實有不合處蓋如其說姜嫄爲嚳妃稷爲嚳子既有聖母又有聖父詩何以但美其母而不及其父周何以特立姜嫄之廟別奏先妣之樂徒知母而不知父乎其不合者一本篇履帝武敏帝果爲誰尙無明文若闕宮篇上帝是依則爲天帝帝無疑其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此正言上帝之靈憑依姜嫄而有身因而生稷與生民篇大指相同兩詩相證則履帝武之帝非帝嚳明矣其不合者二也邵爲姜嫄國而稷卽封於邵此必稷少長於母家故堯卽其生長之地而封之而詩亦詠之云卽有邵家室若稷爲嚳子何不育乎父國而育乎母國乎其不合者三也且如其說稷之初生顯著靈異帝既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則天位自當屬稷又何舍元妃之子而立荒淫之摯耶其不合者四也尤可疑者若如毛說姜嫄從帝嚳祭祀而求子後果得子方將愛護之不暇何忍棄之毛以爲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釋其意以爲先生如達不拆不副無蓄無害是天生后稷異之於人之事實之隘巷平林寒冰是帝順天意異之於天下之事案此意實非人之生子難者固有易者亦夥何僅以其生之偶易而卽知天之欲顯其靈也晉語言大任震文王不變少洩於家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是文王之生亦易何以當日不聞棄之以顯其靈也且偶一異之猶可何必歷實諸隘巷平林寒冰而竟聽其死乎萬一牛羊不腓字鳥不覆翼無會伐平林之人不且竟失此聖子而負天之靈乎此又不可通之甚者也故毛公之說似正而實非也正義稱王肅述馬融之說謂姜嫄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卽位而崩帝堯卽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寡居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

聽之案此說極為無理遺腹生子人世恒有賢如姜嫄何反為人所疑稷之初生姜嫄何以即知其神奇必不可害而欲寘之死地而後生之乎萬一不生則疑無可釋而徒自戕其子在姜嫄為不慈在堯為不友此為事理必無之

事王基孫毓辨之詳矣確矣而余於孫王二家之外尤有以決其非者曰馬氏謂稷為遺腹子至堯即位時始生案五帝本紀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為帝堯索隱引衛宏說摯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位

焉正義引帝王世紀說同是嚳崩後十年而堯始立稷安得遲至此時而後生也馬王之失即此亦可見矣竊謂有詩之義當以劉中壘說為最得其實列女傳云棄母姜嫄者郃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

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禮祀以求無子終有子以為不詳而棄之隘吞牛羊避而不踐迺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迺取置寒冰之卜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為異迺收以歸因命曰棄云云案此傳單言某之母某

之女而不言某之妃則姜嫄實為未嫁之女未嫁而有子駭人聽聞故必棄之後覺其異而始收之也試歷證之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蓋后稷有母而無父故周祖於后稷以上無復可推僅有母姜嫄一人因特立廟以祭

之而雅頌亦僅能稱其母而無從及其父也其證一異義稱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然則三家詩說皆以契稷為無父子政習魯詩是列女傳之說實本魯詩舊說也其證二說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人母

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因生以為姓從女生案許君譌異義從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而作說文從感生之說是不以前說為然也姓之為文從女生會意實以感天而生者母也是造字之指亦以聖人無父感天而生與三家詩說同也

其證三姜嫄為有郃氏之女未嫁而生稷因育於郃後堯封之於郃亦以其幼所長育之處詩所謂即有郃家室是也若稷為魯子何幼育於母家而後即以母國封之邪其證四詩言以弗無子劉子政作以求無子蓋讀弗為彼與

鄭同爾雅被福也玉為被降災求福也是被有求義未嫁有身故求無子後意生子故答上帝之不寧我不安我之禮祀而居然生子也按之於詩情事適合其證五周禮享先祖用周大武之樂而享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

分用前代之樂正以先妣感天而生與天地合德也其證六是王氏於三家說外須準情理以明感天而生感天而生於理當然不合意必姜嫄無夫生棄或有夫不可考其名故周人作此詩曾祖以配天不得不神其說以垂後

世若就詩解意則三家之說甚是故本文略從史記而去為帝嚳元妃一語也

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

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

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

有功

以上史記周本紀文吳越春秋吳太伯傳云棄為兒時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黍稷黍禾稷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疇

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

帝堯封之於郟

案禹契稷之封國賜姓皆在堯時注疏明言之白虎通潛夫論吳越春秋等書亦然劉敬傳亦載之而周

本紀反謂舜封之非是詩大雅生民自茲之在葭至即有郟家室又魯頌閟宮自黍稷重穋至俾民稼穡皆咏此事郟左傳作駘白虎通吳越春秋作台郡縣志故棗城一名武功城在京兆府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郟國也即今

陝西省武功縣西南

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元妃曰姑

宣三年左氏傳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帝王世紀云后

稷納 子曰檠 檠 檠 檠 生叔均 叔均生不窋 不窋末年夏后氏

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

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後人誤讀史

記以不窋為棄子非是國語祭公謀父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俗本無世字宋本有之。以服事虞夏言世為后稷之官皆稱后稷非謂棄也若不窋親棄之子則自棄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必每世在位者七八十年始可充數

是豈近情故先儒歷辨其非考路史發揮言稷生釁。或作璽。釁生叔均山海經海內經言后稷之孫叔均他如水經注呂梁碑亦言之諸書雖不盡可據然容或有本故以之加入至叔均生不啻則前人未言姑列之存疑

不過以稷當唐虞世釁當夏禹世叔均當啓世不啻當太康世太康荒政故云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啻以失其官此說稍近理耳若謂棄及不啻之間必為釁璽及叔均亦未敢也 **不啻卒子**

鞠立數傳至公劉 史記周本紀謂公劉為鞠子非是自太康至桀凡四百年左右惟傳三世不盡人情按劉敬傳云自后稷堯封之郃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夫言

十餘世則非不啻孫鞠子明矣史公何自相抵牾悟如此耶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于**

豳 以上史記匈奴傳文按不啻以太康世失官至少康中與自應復后稷官而任斯職者必仍棄後故此時公劉失其稷官若未曾復何由失之故公劉此次係去郃之邢。見白虎通京師篇邢豳通。非自戎入豳也後漢

書西羌傳亦曰后桀之亂吠夷入居邢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則公劉居豳當在茲際是避夏亂而遷近西戎非由戎狄而遷於豳也故吳越春秋吳太伯傳云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史記索引豳即邢也案

在今陝西邢縣 **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

以上史記周本紀文詩大雅綿之詩曰自土沮漆即咏此事漢書地理志師古曰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案杜沮漆皆水名皆入於渭地理志云右扶風杜陽縣杜水南入渭杜陽在今陝西麟遊縣西北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

北至岐山東入渭漆在今陝西郃縣境內十三州志又云萬年縣南有涇渭北有小河即沮水也沮漆所在先儒所言不同詳王應麟詩地理考卷四今所取者考諸地理之適中者耳 **行者有資**

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